【菩提道次第十六】

雪歌仁波切講授　堪布羅卓丹傑翻譯

2004/02/14

【課程開示】聽法或修法動機的重要，皈依三寶的觀想與發起兩種菩提心。

動機是非常重要的，在任何修法或聽法的時候，最開始的皈依發心是非常重要的，以前講過了，今天特別再提醒各位一次。〈皈依發心文〉的開頭是「諸佛正法聖賢僧，直至菩提我皈依」，在任何聽法或修法之前，我們都要念誦這個偈子，同時觀想。思惟和觀想非常重要，我們今天學的是《道次第》，整個《道次第》精髓是源自佛陀，也就是釋迦牟尼佛的甚深教法，從祂最開始說法之後傳承下來，陸續次第的依靠深的、廣的教法，再傳遞到龍樹、無著大師等等，最後龍樹、無著大師所有教授、口訣的精華由阿底峽尊者傳承下來，再傳給種敦巴、博朵瓦、勤哦瓦大師等等，最後就傳到了《道次第》的作者宗喀巴大師。為什麼宗喀巴大師要寫這一部論著呢？因為他親見了諸佛、菩薩及歷代的佛、菩薩們，由於他們的祈請跟授記，宗喀巴大師才寫出了這一部殊勝的論著。

剛剛提到皈依三寶的觀想，從最開始的佛陀到陸續所有的傳承祖師們，一直到宗喀巴大師，我們都要觀想他們在我們的前方，這一段觀想可以說就是皈依佛的部分。接下來是皈依法，佛陀所開示的法教包含了取捨、深廣，尤其是為了度無量的眾生，適應各種眾生不同根器而開示的無量法門，可以說就是皈依法的部分，而皈依法當中也包括我們依止這個法門而修持的力量。至於皈依僧，依循著這個修持的道路而修持的僧眾們，這裡不一定是指出家眾，所有修持佛法的人都可以算在僧當中。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如此觀想清楚之後，接著我們要帶著真正至誠的心，從我們心的深處來皈依發願，目的可說是為了真正離苦得樂、成就佛道，帶著這樣強烈至誠的心來念皈依，這就是皈依三寶的部分。

至於發菩提心的部分，我們皈依的目的是為了成就佛道，成就佛道的方法是

什麼呢？一定要生起世俗、勝義二種菩提心。當我們心中生起世俗和勝義二種菩提心，就好像一隻鳥要往天空飛的時候，這兩種菩提心就像鳥的兩個翅膀一樣，當我們具備了世俗、勝義菩提心的兩個翅膀之後，我們就能成就佛道。因此，生起兩種菩提心是非常重要的。而生起菩提心的前提是為了要利益無量的如母眾生，使他們都能夠離苦得樂，帶著這樣的心來發起菩提心。

為了成佛，我們帶著這念心來皈依三寶，接著為了度無量的如母眾生，我們生起菩提心。為了要達到成佛和度眾生的目的，我們來聽聞今天的這個法教，要帶著這樣的心來聽。這樣的觀想適用在聽任何課程的時候，如果講解的是《解脫莊嚴寶論》時，皈依的觀想就可以從佛陀開始，到所有的傳承祖師，最後傳到岡波巴大師。最重要的，在皈依的觀想之外，要發起兩種菩提心，為了這個目的而修持佛法、聽聞佛法。以上師的角度來說，他也是帶著這一念心來為大家說法，同時他也希望在座的每一位弟子也都能帶著皈依跟發菩提心這樣殊勝的心，將我們的心轉向佛法，要帶著這樣的心來聽法。如果沒有這樣清淨的動機，很多時候我們的心會變成世間的法，受世間法的影響，這是不好的。

這些甚深的口訣和教授，像是從佛、菩薩最深的心中真誠流露出來，非常完全的流露出來，要給予眾生的甚深口訣的教法。我們在作剛剛那一段觀想的時候，可以想著在我們面前三寶從心的深處所完全流露出來的珍貴法脈正要傳給我們。如果學習的是岡波巴大師的《解脫莊嚴寶論》，也是一樣的，我們要想著這都是從佛、菩薩的心中所完全真心流露出來而傳給我們的一個殊勝教法。帶著這樣殊勝、難得、虔誠的心，我們慢慢把課本打開，開始來聽聞佛法。

甲四、如何是以正教授引導弟子之次第

請看《略論》第十六頁，「**甲四、如何是以正教授引導弟子之次第分二**」，這裡提到依止善知識的部分，之前我們依靠的是《解脫莊嚴寶論》，跟這裡的《菩提道次第》的順序有一點不同。在《解脫莊嚴寶論》當中，首先提到人身難得，然後提到自心具備如來藏，第三品才提到依止善知識的方法，並不是第一品就進入依止善知識的教法，而《菩提道次第》在最開始就提到要依止善知識，兩者有

這樣的不同。

為什麼《菩提道次第略論》一開始就要說依止善知識的重要呢？因為它是讓我們透過次第靠著道的修持，在我們心中次第得到證悟的菩提道的修持方法，讓我們心中得到證悟最基礎、最根本、最重要的就是要依止善知識，讓心證悟《道次第》的方法，最重要的就是要依止善知識，所以，最開始提到的就是依止善知識的重要。

在《解脫莊嚴寶論》裡面，最開始談到自心要具備如來藏、依止的人身要具備暇滿人身，在第三品才提到依止善知識。為什麼是這樣的順序呢？主要是提到：在依止善知識之前，我們的心需要有怎樣的認識跟準備。這是很重要的，我們如果先認識了暇滿人身的難得，知道這個人身不容易得到，修持佛法的機會更是非常少，因此要生起強烈的想要修法的一念心，之後才提到要依止善知識。《菩提道次第略論》所安排的順序，是按照證悟的次第，而《解脫莊嚴寶論》並非如此，它不是按照心的證悟的次第來分，並不是說你要證悟到如來藏、人身難得之後才來依止善知識。如果要證悟、知道人身難得的意義，首先就要依止善知識，然後才能知道人身難得的意義。《解脫莊嚴寶論》所安排的順序並不是按照心增長的證悟次第，而是按照一般的思惟方式。

這裡提到的依止善知識是非常重要的，之前在《解脫莊嚴寶論》裡所提到的順序比較困難，真正重要的次序可以說是在這一本《菩提道次第略論》裡面所提到的。首先我們要依止一位上師，在依止善知識之後，次第的修持，讓我們的證悟能夠慢慢生起。在古代大師的傳記中，在所有他們的歷史故事中看到的，都是首先要依止上師，之後心對法的證悟慢慢增長，他們依止修持的方法就叫作上師瑜伽，透過這個能讓心的證悟生起，這兩者之間有這樣的因果關係。因此，《略論》中提到依止善知識是菩提道的根本。

在依止善知識的時候，我們要帶著虔誠、恭敬的心來依止，這是非常重要的。阿底峽尊者到西藏去的時候，很多西藏的喇嘛們就問他：「我們的證悟、覺受一直無法在心中生起，這是為什麼呢？」阿底峽尊者就說：「這是因為你們將上師（善知識）視為凡夫，你們的虔誠、恭敬心是不夠的。我說的這些法，你們的耳

朵是可以聽到的，但是，你們的信心不夠。」所以，阿底峽尊者就沒有說法。這主要是說信心、虔誠、恭敬是非常重要的。

這個故事在《略論》中很清楚的記載，種敦巴大師問阿底峽尊者：「在西藏有非常多的修持者，他們經年累月的在岩洞中非常精進的修持，卻生不起任何的證悟。這是為什麼呢？」阿底峽尊者就很直接了當的說：「在所有佛法當中，不管大的或小的，或是任何的細微功德，這一切的生起最重要的就是依靠著我們對上師的信心，有了對上師的信心之後，這一切才會生起。如果你們不消除掉認為上師還是凡夫的這一念，這些覺悟、功德怎麼可能生起呢？」

接著還有一段故事，也是剛剛提到的，阿底峽尊者到西藏之後，弟子有一次很虔誠、恭敬的來請法，甚至所有人一起圍著他說：「阿底峽尊者！請您說法！」阿底峽尊者就說：「嘿！嘿！你們說得可好聽，說我是上師，又說你們是弟子，想要我說法。但是，你們一定要知道，教授、口訣等佛法的力量能不能生起，就要看你們自己的心，虔誠的心是非常重要的。」請看文。

乙初、依止善知識法為道之根本

「乙初依止善知識法為道之根本。乙二得依止已修心之次第如何。初又分二，丙初令生決定故略為開示，丙二略示修法。今初。於弟子身心中，但能生起一分功德，減損一分過失以上，一切安樂妙善之根本，皆由善知識教導之力，故於最初修依止法極為重要。」

依止善知識的虔誠、恭敬可以說是道上最重要的根本，我們也可以多參閱密勒日巴大師依止馬爾巴大師的傳記，或是常啼菩薩求法時依止善知識的情況，或是那諾巴大師跟帝洛巴學法的狀況，我們都可以去閱讀。**「乙二得依止已修心之次第如何。初又分二，丙初令生決定故略為開示，丙二略示修法。今初」**。

丙初、令生決定故略為開示

在**「令生決定故略為開示」**方面，請看文，**「於弟子身心中，但能生起一分功德，減損一分過失以上，一切安樂妙善之根本，皆由善知識教導之力，**

故於最初修依止法極為重要。」就算是最細微的、一點點的禪修覺受生起，都是依止上師後才能夠生起的。接下來又分為六個部分，之前的分類是說**「令生決定故」**，決定在這裡就是勝解，就是真正的相信跟了解，為了要讓我們生起了解，因此，各別分為六個部分。

「此中分六，丁初所依善知識之相，丁二能依弟子之相，丁三依止法如何，丁四依止之勝利，丁五不依止之過患，丁六總明其義。今初」，透過這六個分類，能讓我們對善知識生起決定的信解。

為了要讓我們對依止善知識的方法有一個清楚的認識或決定的了解，因而分六個部分來說明。第一是所依善知識之性相，請看文。

丁初、所依善知識之相

「諸經論中，就各各乘，雖有多說，然於此處所示，乃為須於三士道漸次接引而導至大乘佛地之善知識也。」

「此處」指的就是我們各自現在所修持的法，來決定我們所要依止的善知識。如果我們現在修持的是大乘法教，就要依止大乘的善知識。就像之前我們修八關齋戒閉關的課程也提到，如果我們要受持的是一般的近住戒律儀，要依止怎樣的上師，而在接受大乘常淨律儀的上師又是如何。不同的修持，不同的乘道，我們都要依止不同的上師。因此，在介紹善知識的性相之前，我們現在自己的情況，所要依止的善知識是屬於大乘的善知識。接著介紹大乘善知識所需要具備的性相，請看文。

「莊嚴經論云：『知識須具戒定慧，德勝精進教富饒，通達真實善說法，悲憫為體斷疲厭。』此謂弟子須求得一具足十法之善知識而依止也。」

這裡提到具足十法的善知識。我們現在是在學習大乘的教法，譬如三士道、深廣、成就圓滿佛果的修持方法，這是屬於大乘的法脈，我們要依止的上師也就是這裡提到的大乘上師，需要具足十法的善知識。「此謂弟子須求得一具足十法之善知識而依止也」，這裡首先提到的是十法中的頭三個戒、定、慧，在藏文的翻譯，戒是指調伏，定是寂靜，慧是近寂靜，中文就直接翻譯成戒、定、慧。

「若自未調伏而能調伏他者，無有是處，彼調御他人之師，先須自能調

伏。若爾，云何以自調伏耶。倘隨分修習，於身心有一分證德之名者，不能真實饒益於他，須順佛教總相。如戒等三學，以調伏身心，彼調伏者，即是戒學。」

透過戒、定、慧三學的修持功德，才能讓我們的心真正調伏下來，如果自心都沒有辦法調伏的話，想要調伏他人，根本是不可能的，甚至是可笑的一件事。所以，具足十法中的第一個就是戒、定、慧中的戒學，也就是調伏自心是非常重要的。

對我們個人來說，我們發心要依止善知識，目的是為了要成就佛道，因此，我們所要依止的善知識，是真正要能消除煩惱的，而不是能知道前世今生或顯現一些神通，這不是我們要依止的上師。我們要依止的上師是能夠按照戒、定、慧三學，第一、他外在身、語各種的過患能透過戒學而得到調伏，第二、他在心上各種的煩惱都能得到消除，也就是定學，第三、更細微的真正現證空性，消除更細微的煩惱，就是慧學。具備戒、定、慧三學，也就是十法中的頭三法，是我們要依止的善知識所要具備的。透過這三學能調伏我們的自心，所有佛陀的教法總歸為三藏，三藏中最主要的精髓可以說就是三學，因此，三學可以說是佛法中最重要的精髓。

博朵瓦大師在西藏有舉過一個例子，我們如果要去找金子，就一定要找一個知道路的嚮導才能去。尤其當時西藏的北方是荒原，如果沒有人帶領，絕對是找不到路的。在找嚮導時也要很小心，一定要問清楚他是否真的去過。他如果只是聽過而已，那是很麻煩的，我們跟他走只是浪費時間。同樣的，我們在依止善知識的時候，也要非常清楚這位善知識到過那個地方，也就是他透過佛道次第的修持，真正降伏了自心，降伏了所有煩惱，到達了那個地方，他去過那個地方，他具備了所有的經驗。就好像我們要去找金子的嚮導一樣，如果這位上師只是依照書本來講，我們如果去依止他，這是不太好的，也是有點危險的，如果這個上師自己講講也糊塗了，我們也會跟錯道路。就像博朵瓦大師所說的，要依止一位知道路的上師，我們依止這樣有證悟、覺受的上師，在修持道路上有問題時，都可以請問他。

戒、定、慧三學可說是非常重要的，在戒學中，主要指的是別解脫戒、比丘戒、沙彌戒等等，就算是居士戒也是可以的。戒律主要的意思就是將我們身、心各種不好的行為，都能得到一個控制、守護，這是戒最主要的作用。阿底峽尊者有一個譬喻，沒有太陽就沒有白天，沒有田地就沒有稻穀，沒有戒律也就沒有功德可以出生。這樣一個能守護我們身、心的戒體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一切功德所生的，它是一切功德最重要的基礎。如果沒有戒，一切功德都沒有辦法生出來。因此，在三學中，此地第一個提到的是戒學。

「**如別解脫經云：『心馬難制止，勇決恒相續，別解脫如銜，有百針極利。』**」

這裡的譬喻，將我們這一念煩惱的心比喻成劣馬，意思就是我們要懂得如何控制這一念散亂或有過患的心。如果我們要控制劣馬，就要在他的鼻子上穿一個洞，用銜轡把牠控制起來，在得到控制之後，不管要牠去哪裡都可以做到。同樣的，如果我們的心是充滿了煩惱，就會引導我們錯誤的身、語行為。因此，要控制這一念心，不讓它影響我們身、口等等的行為，最重要的方法就是戒律，也就是第一個戒學。受出家戒要剃除鬚髮，換上一套出家的解脫服，或是一天當中的律儀等等，透過這種種的律儀和戒律，可以將我們的心制止、控制下來，這可以說就是別解脫戒。在座的幾位出家師父（包括仁波切在內），都可以好好想一想：「我們的銜轡是不是有好好的把持住呢？」

「**當如調馬之師，以堅利之銜勒，調伏根隨邪境。如調野馬，制伏於其所不應行，於應行處，努力進趣。由學此戒，則能調心。**」

藏文之前還有提到「**調馬所指的是劣馬**」，繼續看文，「**以堅利之銜勒，調伏根隨邪境。如調野馬，制伏於其所不應行，於應行處，努力進趣。由學此戒，則能調心。**」這裡說「**調伏根隨邪境**」，眼、耳、鼻、舌、身等五根跟著外境而轉，跟著進入了邪境當中，各種非法的行為都在做。在出家之前，我們的根都隨著這些邪境在做，而在出家之後，我們受了出家的戒法，所有的非法都要止住，一切的善法都要去行持，戒律調伏自心也就是止非法而行善法，這樣殊勝的一個方法就叫作戒律，也就是調伏自心的方法。因此，戒律可說是非常重要

的，我們日常生活中都需要具備的。因此，上師第一個要具備的就是戒學。

三學中的第二個就是定學，它代表我們已經成為法器，有條件可以來修持了。在戒學中提到，如果我們不依靠戒學的步驟，我們的身、心、外在行為都好像還是劣馬的時候，此時想直接修定，或在心中想要找到寂靜，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在次第上，第一個要講到戒學，也就是透過對外在身、口行為的持犯了解之後，身、心有一個安住，然後才能進入到定學當中。

「**具定者，謂於善惡行之止作，依於正念正知，心內寂住**」，這樣就叫具定者。這樣的一個具定者，第一個步驟是先透過戒學的幫助，戒學的幫助指的就是這裡提到的正念正知，對於善惡行之止、作，就是要止惡行善。我們在受了戒之後，心中隨時會提醒自己：「這個我能做，這個我不能做。」或是已經出家了，「在出家之後，這個我能做嗎？」戒的正知正念永遠在你的身邊保護著你。透過這樣觀察、保護你的戒體，「依於正念正知，心內寂住」，之後心才能寂住，才能進入定當中。戒學可說是隨時的觀察自心，透過戒幫助我們的正念正知提起來，當我們具備了正念正知和戒學之後，它能幫助我們進入定學當中。所提到的寂住、定不一定指止、觀的次第，可以泛指一般禪修或心能靜下來的意思。

如果我們受過沙彌戒或比丘、比丘尼戒，隨時在日常生活中就會提醒自己保持正知正念，也就是不要違犯戒律，這樣慢慢就能進入定學當中。以這個來比喻，因為受過這個戒律，所以，我們說自己是比丘，或者因為受過居士戒，所以是居士。同樣的，因為學過了岡波巴大師的《解脫莊嚴寶論》或宗喀巴大師的《菩提道次第略論》或巴楚仁波切的《普賢上師言教》等等，我們就是這個的弟子，譬如，我們就是正在學《解脫莊嚴寶論》的弟子。就像我們受過了沙彌戒，我們就是沙彌，受過了居士戒，我們就是居士，這是同樣的道理。用這樣的想法來說，我們已經在學習這一本《菩提道次第略論》，我們就要想：「我已經學了這部論，我也要好好持守這部論所提到的戒律。」每天都要提醒自己：「我今天是否如法？是不是真的符合正在學《菩提道次第略論》的弟子？我的日常生活是不是都按照《菩提道次第略論》所講的來修持？」就好像我們受戒的情況一樣，在受了戒之後，就要隨時提醒自己保持正念、持守戒律。同樣的，我們現在學習哪一個教本

的時候，日常生活中也絕對不要忘了隨時提醒自己，讓心隨時保持正知正念，就是戒律。當我們的戒律持守好了，我們的定就能夠生起。同樣的，當我們學習一本論典，在日常生活中能保持正知正念，把這個戒持好之後，我們的定也能夠生起。

再講細一點，我們正在學的每一本論典當中，都會提到更細的戒律一般。譬如，提到人身難得、觀死無常、因果業報、菩提心的教法等等，每一個教法都要用在日常生活當中，就好像我們所持的戒一樣。當我們看到一個無常的死亡的境時，我們就要看自己有沒有生起無常的念頭，有沒有認知到無常。同樣的，一個有關因果的事情，我們是否認識到這就是因果？或者有一個自己可以幫助別人生起慈悲心的機會，我們是否有生起慈悲心呢？依靠這些教法，同時我們的心是不是堅定的？日常生活中都想著要成就佛道的這一念心是否很堅定的生起？這是我們隨時都要思惟的。

正念和正知是我們時常提到的，正念的意思就是不斷的憶念、回想我們所學過的法，而且不忘失它，隨時憶念、記在心裡。這就包括很廣泛了，譬如，我們隨時會憶起我學過無常的法或三士道中所提到的所有教法，隨時想著它，隨時不忘記，這就是正念的意思。再進一步，正知的意思又是什麼呢？也就是將我們所學到的所有教法用在日常生活當中，隨時觀察我們這一念，起用的方法就是正知。也就是在日常生活中看自己有沒有做到這些法，觀察自心的情況等等，這就是正知的意思。因此，我們隨時都要具備正念和正知。正念可說是不忘記、憶持所有的法教，正知則不光是知道，還要用在日常生活中，觀察自己每一念生起的當下，都能正確的知道它。就像警察隨時在觀察著小偷一樣，有這樣的比喻。這兩者雙運是非常重要的，在《入菩薩行論》當中，寂天菩薩也在第五品〈正知品〉當中不斷提到正知的重要性，甚至提到一個偈子：「只需修心這個精要的法，其他的法都是不需要的。」他也解釋正知的意思就是隨時觀察我們身心的狀況。

依靠三學中的定，這裡對定的形容是「心內寂住」，可以說心是非常的安定，沒有煩惱，任何的煩惱都已經消除了，這時定就可以生起來了。這裡說的是上師十法中之一的具備定學。接著提到第三個是慧學，依靠了定之後，我們的智慧就

能更深入，能更廣泛、深入的學習，我們的聞、思也都能更精準、更加清晰。

「定學隨生具慧者，謂依於止，觀察真諦，淨慧即發。」

慧的生起也要依於心內寂住的止，真諦的慧才能生起。當心能非常專注的時候，心的智慧和心的分析、觀察的力量才能真實生起，我們能證悟到空性的這一念心（觀察淨慧真諦）就能發起來了。

所有佛法的學處都包括在三學當中，定學雖然並未完全證悟或達到止的境界，只要心能專注、寂止下來，就已經算在定學當中了。同樣的，慧學並不一定要證悟空性、證得勝觀，只要透過經典的分析教法，稍微有一些了解，都可以算是慧學。這種並沒有完全真正證悟空性，但是他試著要去了解，還正在觀察當中的，這種心識就叫作伺察識。在慧學當中，雖然他並沒有真正證悟空性，但在朝著證悟空性的方向觀察、分析，都可以算在慧學當中。佛法所有的學處都包含在三學當中，所以，定學不一定是要證悟止或證悟到某個階段，而是所有能將心靜下來的都算在定學當中。相同的，慧學也不一定要證悟空性，還在起步的分析空性、學習空性的教法也可以算在慧學當中。

「如是雖具三學證德，尚嫌不足，復須博通三藏，具足多聞。」也就是前面《莊嚴經論》提到的「教富饒」，教富饒就是博通三藏，非常多聞的意思。這裡說的「具三學證德」，光是這樣還是不夠的，只是說自己證悟的德行而已，而這裡談的是上師所要具備的德行，所以，不光是自己修證好，同時要懂得如何教導弟子，這就是「教富饒」的意思。譬如，他自己要教導弟子的時候，當弟子要學戒學的時候，上師就要懂得律典裡面所教導的方法，當我們要學定學的時候，上師就要教導一些經藏的方法，慧學時就要教導論藏的方法。所以，上師不只是自己具備聞、思、修三學，為了要教導弟子，他還要具備經、律、論三藏博學的基礎。這裡提到「博通三藏，具足多聞」，也就是教富饒的意思。請看文。

「如格西敦巴云：『大乘師者，須任說一事，皆能貫通無量經義，正修持時，了知三學之差別功能，成何利益，現於所化之機，其心行為何狀況。』」

藏文的意思比較簡短，藏文提到：弟子有各種不同的情況，以兩個方面來分析大乘師，在說法的時候，他要講得非常廣博，就是此處的**「任說一事，皆能**

貫通無量經義」，也就是為了讓弟子能明白經典的意思，他可以旁徵博引，非常廣博的來敘說，這是說法時所要具備的。第二是在修持的時候，也就是當弟子在修持的時候，上師也能對症下藥，針對這個弟子現在所需要的，給予他現在能利益他的法門，就是這裡提到的**「了知三學之差別功能，成何利益，現於所化之機，其心行為何狀況。」**

仁波切在他自己的寺院時，弟子都會須要去找老師，在找老師的時候，也會看這個老師是不是真的精通五部大論，如果知道這個老師只是一、兩部論非常清楚，其他就不清楚了，那就不一定會想要去依止他，這就像現在課本提到的情況一樣。最好的上師，當然是在經部、續部都非常精通，就算不行的話，他也要對所有經部（顯宗）的道理有一個清楚的認識。

在仁波切的寺院當中，弟子依止上師的時候，如果這個上師對於各個經論都有非常透徹的了解，對於上師來說，他在教一部論典的時候，他也會旁徵博引，可以解釋得非常清楚、非常仔細。從弟子的角度來說，如果能跟隨這麼一位博通經教的上師，對他們來說是很方便的。反之，如果這個上師只知道一、兩部論，他的解釋就無法太深廣。同樣的，對弟子來說，因為這個原因，他依止一位上師可能還不夠，還要不斷的去找其他的上師，在依止上師方面也會是一個麻煩。

「通達真實或教理者，謂以勝慧達法無我或由現量證得，此若未能，即以教理而能通達者亦可也。」

這裡的通達真實和之前慧學的證悟人無我是不同的，之前慧學中提到證悟的人無我指的是在中觀自續派以下所提到的人無我，若能證悟則就具備了慧學。這裡的通達真實所證得的人無我指的是在中觀應成派以上的，可以說是細微空性的人無我。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分別呢？最開始提到要具備三學，三學可以說在所有佛教教派中都有提到的，經部、有部、唯識、中觀等四部都有提到要具備三學。那麼，是不是三學就夠了呢？不是的，還要通達真實，因為我們所學的是《菩提道次第》，最高的階位就是到中觀應成派，可說到達空性無我最高的見解。所以，只有證悟三學還是不夠的，還要真正證悟通達真實，證悟最深的空性無我的教法。

「又雖通達教理，若功德劣於弟子，或僅與相等，亦為不足。故師須具勝於弟子之德。親友集云：『所依遜己反成退，平等相依住中流，依較勝者獲勝德，是故當依勝己者。』」

也就是之前提到的德勝，他的德行要非常殊勝。如果依止的是跟自己差不多的，不會有任何增長，也不會有任何益處。如果依靠一個比自己還差的，那就更不用說了，反而會使自己更加倒退。接著再引《親友集》。

「具戒得寂定，及以殊勝慧，若依此勝師，當超此勝者。」

「德勝」就是說功德要非常殊勝，也就是上師要比弟子好，這要看我們所學的什麼法而定。阿底峽尊者依止金洲大師學習菩提心的教法，事實上，阿底峽尊者是中觀應成派的見解，金洲大師還只是唯識派的見解，因此，阿底峽尊者的見解是比金洲大師還殊勝的。但是，在菩提心的教法之上，金洲大師是非常圓滿、殊勝的，所以，阿底峽尊者還跟金洲大師學習菩提心的教法。因此，要看自己跟上師學的是何種法，在這個法上面，一定是上師比弟子殊勝的。

「如普穹瓦云：『我聞前輩傳記時，自然生起向上心。』」這句話主要是說上師一定要具備德勝的功德，是足以讓我們效法的一個對象。當普穹瓦聽到前輩的傳記時，他就會生起一念向上想要效法他的心，也就是希望自己變成跟他一樣。這一段的意思就代表上師的功德是要非常殊勝的。

「上之六德，僅是為師者成就自利之相，其餘則為攝受他之功德。如云：『佛非水洗眾生罪，亦非手拔有情苦，非將己德移於餘，唯為說法令解脫。』如頌所言，善知識欲成熟他人，除為開示正法，令其隨順修持之外，更無以水洗罪等事也。」

之前提到的六種只是上師自己要具備的德行，接下來要講的四種德行也是上師必須具備的十法當中的後四個，指的是他在調伏眾生或為眾生說法時要具備的四種德行，如果不具足這四個方法，或是不為眾生開示正法的話，是沒有任何其他方法能令眾生得到解脫的，就像偈文提到，不可能用水洗淨眾生的罪，也不可能用手拔除有情的苦。因此，上師要具備四法，就是他在說法時要具備的四種功德。

「**彼四法內善說法者，謂於引導弟子之次第善巧，復能將己法義，運入於所化有情心中。**」這個上師不光是善說法，還要知道他應該說什麼法，如果不應機的話，多說也是沒有利益可言的。對於弟子要具備各種善巧方便來帶領他們，有的時候可能示現的是慈悲相，有的時候是忿怒相。在台灣有淨土宗、禪宗等等，可以說都是為了不同的弟子，而有不同的方法。有的弟子可能只喜歡修法、祈福法會而已，各種弟子的根機都是不同的。因此，這裡說「**謂於引導弟子之次第善巧，復能將己法義，運入於所化有情心中**」，可以說將自己的各種法義帶入所化的有情心中，「**運入**」就是將他們的心轉入佛法，帶入到佛法的歡喜當中。

仁波切以他自己為例，各位的根器不同，每個人的情況也都不同，有的就是專心想要來學習《道次第》的教法，在座的法師們是想要更深入經教的修習，有的則只是想要入門的教法，仁波切說他自己首先也一定要具備善說法者的條件。

這裡提到的第二個法是要具悲憫，具悲憫就是心中永遠只想著別人而沒有自己，完全沒有為名、為利或想要得到供養、讚嘆的心跟動機，就是單純、清淨的就是為了要幫助眾生，這一念心可以說就是悲憫的意思。宗喀巴大師就舉博朵瓦大師的故事，請看文。

「**博朵瓦呼井拏瓦曰：『里抹補，我隨說幾許法，未曾一次自覺善哉，但觀眾生無不是苦惱者。』**」他這麼長久的時間為眾生開示佛法，但是，別人對他所說的感謝，他從來沒有接受過，他心中完全沒有想到要得到這個感謝。一般有人跟我們說「謝謝」，我們馬上會說：「不客氣！不好意思！」這些話在他心中是完全沒有的，完全沒有想到要別人的任何回報，他心中想到的只有「**眾生無不是苦惱者**」，也就是悲憫心和慈悲心的力量。

「**言精進者，作他義利堅固勇悍也。**」這裡藏文的意思是「**作他義利，歡喜堅固也**」，他為了他人的利益，他非常的歡喜，而且這個歡喜是很堅固的。前面第二個功德是說要具備悲憫心，悲憫心可以說是發願要承擔他人的苦的那一念心，這裡的精進則不光是承擔、承受他人的苦，而且要非常歡喜永遠持續的承擔下去，這是一個上師所要具備的一個德行。

「斷疲厭者，數數宣說不生疲倦，能忍宣說之難行故。」

第四個是斷疲厭者，斷疲厭可以說是之前功德的持續，這位上師具備非常強烈歡喜幫助眾生的精進的心，因為他一心都是為了眾生，這樣歡喜承擔，因此，他把這些苦都忘了。所以，越專注作利他事業時，心中的歡喜不斷生起，此時他也會忘了自己的苦或自己的累。**「能忍」**指的是所有這些苦都消除了，在他歡喜承擔利益眾生的當下，所有的苦都會轉變為樂，這是**「能忍」**的意思。